

第二十五回

鎮元仙趕捉取經僧

孫行者大鬧五莊觀

却說他兄弟三衆，到了殿上，對師父道：『飯將熟了，叫我們怎的？』三藏道：『徒弟，不是問飯。他這觀裏，有甚麼人參果，似孩子一般的東西，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？』八戒道：『我老實不曉得，不會見。』清風道：『笑的就是他！笑的就是他！』行者喝道：『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，莫成爲你不見了甚麼果子，就不容我笑？』三藏道：『徒弟息怒。我們是出家人，休打誑語，莫吃昧心食。果然吃了他的，陪他個禮罷。何苦這般抵賴？』

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，他就實說道：『師父，不干我事。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，他想一個兒嘗新，着老孫去打了三個，我兄弟們各吃了一個。如今吃也吃了，待要怎麼？』明月道：『偷了我四個，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！』八戒道：『阿彌陀佛！既是偷了四

個，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，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？那猊子倒轉亂嚷。

二仙童問得是實，越加毀罵，就恨得個大聖，鋼牙咬響，火眼睜圓，把條金箍棒撻了又撻，忍了又忍道：『這童子這樣可惡，等我送他一個「絕後計」，教他大家都吃不成罷！』他即把腦後的毫毛，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變做個假行者，跟定唐僧，陪着悟能，悟淨，忍受着道童嚷罵；他的真身，出一個神，縱雲頭，跳將起去，徑到人參園裏，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，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，把樹一推推倒。可憐葉落柯開根出土，道人斷絕草還丹！

那大聖推倒樹，在枝兒上尋果子，那裏得有半個。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，他的棒兩頭是金裹的，況鐵又是五金之類，所以敲着就振下來；既下來，又遇土而入，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。他道：『好好好！大家散火！』他收了鐵棒，徑往前來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那些人肉眼凡胎，看不明白。

却說那仙童罵殺多時，清風道：『明月，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！我們罵了這半會，通沒個

招聲。想必他不曾偷吃。倘或樹高葉密，數得不明，不要枉罵了他。我和你再去查查。」明月道：『也是。』他兩個果又到園中，只見那樹倒柯開，果無葉落，說得清風脚軟跌根頭，明月腰酥打骸垢。那兩個魂飛魄散，有詩爲證：

三藏西臨萬壽山，悟空斷送草還丹。
柯開葉落仙根露，明月清風心胆寒。

他兩個倒在塵埃，語言顛倒，只叫『怎麼好！怎麼好！害了我五莊觀裏的丹頭，斷絕我仙家的苗裔！師父來家，我兩個怎的回話？』明月道：『師兄莫嚷。我們且整了衣冠，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。這個沒有別人，定是那個毛臉和尚做的事。若是與他分說，定要與他爭鬪。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？且不如去哄他一哄，只說果子不少，我們錯數了，轉與他陪個不是。他們飯已熟了，我等他吃飯時，再貼他些兒小菜。他一家拿着一個碗，你却站在門左，我却站在門右，撲的把門關倒鎖住，不要放他。待師父來家，憑他怎的處置。他又是師父的故人，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，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在，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。』

清風聞言道：『有理有理！』他兩個強打精神，勉強歡喜，從後園中徑來殿上，對唐僧控

背躬身道：『師父，適間言語粗俗，多有沖撞，莫怪。』三藏問道：『怎麼說？』清風道：『果子不少，只因樹葉高密，不曾看得明白；纔然又去查查，還是原數。』那八戒就趁腳兒蹣道：『你這個童兒，年幼不知事體，就來亂罵，白口咀呪，枉賴了我們！也不當人子！』行者心上一明白，口裏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『是謊！是謊！果子已會了帳，怎的說這般話……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……』三藏道：『既然如此，盛將飯來，我們吃了去罷。』

那八戒便去盛飯，沙僧安放棹椅。二童忙取小菜，却是些醬瓜，醬茄，精蘿蔔，醋豆角，醃窩蘗，綽芥菜，共排了七八碟兒，與師徒們吃飯；又提一壺好茶，兩個茶鍾，伺候左右。那師徒四衆，却纔拿起碗來，這童子一邊一個，撲的把門關上，插上一把兩鎖銅鎖。八戒笑道：『這童子差了。你這裏風俗不好，却怎的關了門食飯？』明月道：『正是，正是，好歹吃了飯兒開門！』清風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害饒勞偷嘴的禿賊！你偷吃了我的仙果，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，却又把我的仙樹推倒，壞了我五莊觀裏仙根，你還要說嘴哩！——若能殺到得西方參佛面，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！』

三藏聞言，丟下飯碗，把塊石頭放在心上。那童子將那前山門，二山門，通都上了鎖，却又來正殿門首，惡語惡言，賊前賊後，只罵到天色將晚，纔去吃飯。飯畢，歸房去了。唐僧埋怨行者道：『你這個猴頭，番番撞禍，你偷吃了他的果子，就受他些氣兒，讓他罵幾句，便也罷了；怎麼又推倒他的棚？若論這般情由，告起狀來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莫鬧，那童兒都睡去了，只等他睡着了，我們連夜起身。』沙僧道：『哥啊，幾層門都上了鎖，開得甚麼，如何走？』行者笑道：『莫管！莫管！老孫自有法兒。』八戒道：『愁你沒有法兒哩！你一變變甚麼虫蛇兒，闔格子眼裏就飛將出去，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在此頂缸受罪哩！』唐僧道：『他若幹出這個勾當，不同你我出去啊，我就念起舊話經兒來，他却怎生消受！』

八戒聞言，又愁又笑道：『師父，你說的那裏話？我只聽得佛教中有楞嚴經，法華經，孔雀經，觀音經，金剛經，不曾聽見個甚麼「舊話經」啊！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你不知道。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，師父哄我戴了，就如生根的一般，莫想拿得下來；叫做緊箍兒，又叫緊箍兒經。他「舊話經」，即此是也。但若念動了，我就頭疼，故有這

個法兒難我。——師父，你莫念，我決不負你，管情大家一齊出去。」

說話之間，不覺東方月上。行者道：「此時正好走了去罷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不要搗鬼。門俱鎖閉，往那裏走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看手段！」把金箍棒捻在手中，使一個「解鎖法」，往門上一指，只聽得突聒的一聲響，幾層門雙鎖俱落，咄喇的開了門扇。八戒笑道：「好本事！就是叫小爐兒匠使搥子，便也不像這等爽利！」行者道：「這個門兒有甚稀罕？就是南天門，指一指也開了！」却請師父出了門，上了馬，八戒挑着擔，沙僧攏着馬，徑投西路而去。

行者道：「你們且慢行。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。」八戒道：「徒弟不可傷他性命；不然，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。」復進去，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。他腰裏有帶的瞌睡虫兒，原來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。他摸出兩個來，瞞瞞眼兒彈將進去，徑奔到那童子臉上，鼾鼾沉睡，再莫想得醒。他纔趕上唐僧，順大路一直西奔。這一夜馬不停蹄，行到天曉。八戒道：「這個猴頭弄殺我也！你因為嘴，帶累我一夜無眠！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只管埋怨。天色明了，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，養養精神再走。」那

長老只得下馬，倚松根權作禪牀坐下。沙僧歇了擔子打盹。八戒枕着石睡覺。孫大聖偏有心腸，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。四衆歇息不題。

却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，領衆小仙出離兜率，徑下瑤天，墜祥雲，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；看時，只見觀門大開，地上乾淨。大仙道：『清風，明月，却也中用；常時節，日高三丈，腰也不伸；今日我們不在，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。』衆小仙俱悅。行至殿上，香火全無，人踪俱寂，那裏有明月清風。衆仙道：『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，拐了東西走了。』大仙道：『豈有此理！修仙的人，敢有這般壞心的事！想是昨晚忘却關門，就去睡了，今早還未醒哩。』

衆仙到他房門首看處，真個關着房門，鼾鼾沉睡；任外邊打門亂叫，那裏叫得醒來。衆仙撬開門板，着手扯下牀來，也只是不醒。大仙笑道：『好仙童啊！成仙的人，神滿再不想睡，却怎麼這般困倦？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？快取水來。』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。大仙念動呪語，嚥一口水，噴在臉上，隨即解了睡魔。二人方醒，忽睜睛，抹抹臉，抬頭觀看，認得是仙師和仙

兄等衆，慌得那清風頓首，明月叩頭道：『師父啊！你的故人，原是東來的和尚，——一夥強盜，十分兇狠！』

大仙笑道：『莫驚恐，慢慢的說來。』清風道：『師父啊，當日別後不久，果有個東土唐僧，一行有四個和尚，連馬五口。弟子不敢違了師命，問及來因，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。那長老俗眼愚心，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。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，再三不吃，是弟子各吃了一個。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，有一個姓孫的，名悟空行者，先偷了四個吃了。是弟子們實實的言語了幾句，他却不容，暗自裏弄了個出神的手段，——苦啊……』

二童說到此處，止不住腮邊淚落。衆仙道：『那和尚打你來？』明月道：『不曾打，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。』大仙聞言，更不惱怒，道：『莫哭！莫哭！你不知那姓孫的，也是個太乙散仙，也曾大鬧天宮，神通廣大。既然打倒了寶樹，你可認得那些和尚？』清風道：『都認得。』大仙道：『既認得，都跟我來。衆徒弟們，都收拾下刑具，等我回來打他。』衆仙領命。大仙與明月、清風，縱起祥光，來趕三藏。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。大仙在雲端裏向西觀看，不見唐僧；及轉頭

向東看時，倒多趕了九百餘里。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，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；大仙的雲頭，一縱趕過了九百餘里。

仙童道：『師父，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。』大仙道：『我已見了，你兩個先回去罷。等我拿他。』那大仙按落雲頭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行腳全真。你道他怎生打扮——

穿一領百衲袍，繫一條呂公綰。手搖塵尾，漁鼓輕敲。三耳草鞋登脚下，九陽巾子

把頭包。飄飄風滿袖，口唱月兒高。

徑直來到樹下，對唐僧高叫道：『長老，貧道起手了。』那長老忙忙答禮道：『失瞻！失瞻！』

大仙問：『長老是那方來的？爲何在途中打坐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

者。路過此間，權爲一歇。』大仙作訝道：『長老東來，可曾在荒山經過？』長老道：『不知仙宮

是何寶山？』大仙道：『萬壽山五莊觀，便是貧道棲止處。』

行者聞言，他心中有物的人，忙答道：『不會！不會！我們是打上路來的。』那大仙指定笑道：『我把你這個潑猴！你瞞誰哩？你倒在我觀裏把我人參果樹打倒，你連夜走在此間，還不

招認，遮飾甚麼！不要走！趁早去還我樹來！

行者聞言，心中惱怒，掣鐵棒，不容分說，望大仙劈頭就打。大仙轉身躲過，踏祥光徑到空中。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。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紫金冠，無憂鶴氅穿。履鞋登足下，絲帶束腰間。體如童子貌，面似美人顏。三

鬚飄領下，鵝翎疊髮邊。相迎行者無兵器，止將玉塵手中燃。

那行者沒高沒低的棍子亂打。大仙把玉塵左遮右擋，奈了他兩三回合，使一個「袖裏乾坤」的手段，在雲端裏，把袍袖輕輕的一展，刷地前來，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。八戒道：

『不好了！我們都裝在絡繹裏了！』行者道：『猻子，不是絡繹，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。』八戒道：『這個不打緊，等我一頓釘鉚，築他個窟窿，脫將下去，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吊的了罷！』

那猻子使鉚亂築，那裏築得動。手捻着雖然是一個軟的，築起來就比鐵還硬。

那大仙轉祥雲，御落玉莊觀坐下，叫徒弟拿繩來。衆小仙一一伺候。你看他從袖子裏，却像撮傀儡一般，把唐僧拿出，縛在正殿簷柱上；又拿出他三個，每一根柱上，綁了一個。將馬也

拿出拴在庭下，與他些草料；行李拋在廊下；又道：『徒弟，這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可用刀鎗，不可加鉄鉞，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，與我人參果出氣！』

衆仙即忙取出一條鞭，——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鹿皮犢皮的，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。——着水浸在那裏。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：『師父，先打那個？』大仙道：『唐三藏做大不尊，先打他。』

行者聞言，心中暗道：『我那老和尚不禁打；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啊，却不是我造的孽？』他忍不住，開言道：『先生差了。偷果子是我，吃果子是我，推倒樹也是我，怎麼不先打我，打他做甚？』大仙笑道：『這潑猴倒言語剛烈！這等便先打他。』小仙問：『打多少？』大仙道：『照依果數，打三十鞭。』那小仙輪鞭就打。行者恐仙家法大，睜圓眼睜定，看他打那裏。原來打腿。行者就把腰扭一扭，叫聲『變！』變作兩條熟鐵腿，看他怎麼打。

那小仙一下一下的，打了三十，天早向午了。大仙又吩咐道：『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，縱放頑徒撒潑。』那仙又輪鞭來打。行者道：『先生又差了。偷果子時，我師父不知，他在殿上與

你二童講話，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。——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，我爲弟子的，也當替打。再打我罷。」大仙道：「這潑猴子雖是狡猾奸頑，却倒也有些孝意。既這等，還打他罷。」小仙又打了三十。行者低頭看看，兩隻腿似明鏡一般，通打亮了，更不知些疼痛。此時天色將晚。大仙道：「且把鞭浸在水裏，待明朝再拷打他。」小仙且收鞭去浸，各各歸房。晚齋已畢，盡皆安寢不題。

那長老淚眼雙垂，怨他三個徒弟道：「你等闖出禍來，却帶累我在此受罪，這是怎的起？」行者道：「且休報怨，打便先打我。你又不曾吃打，倒轉嗟呀怎的？」唐僧道：「雖然不曾打，却也綁得身上疼哩。」沙僧道：「師父，還有陪綁的在這裏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都不要嚷，再停會兒走路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弄虛頭了。這裏麻繩噴水，緊緊的綁着，還比關在殿上，被你使解鎖法，搯開門走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誇口話：那怕他三股麻繩，噴上了水，——就是碗粗棕繩，也只好當秋風。」

正話處，早已萬籟無聲，正是天街人靜。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，脫下索來道：『師父，去啞！』沙僧慌了道：『哥哥，也救我們一救！』行者道：『悄言悄言！』他却解了三藏，放下八戒，沙僧整束了偏衫，扣背了馬匹，廊下拿了行李，一齊出了觀門，又教：『八戒，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。』八戒道：『要他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有用處，快快取來！』

那獸子有些奔力，走了去，一嘴一顆，就拱了四顆，一抱抱來。行者將枝梢折了，教兄弟二人復進去，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。那大聖念動咒語，咬破舌尖，將血噴在樹上，叫『變！』一根變作長老，一根變作自身，那兩根變作沙僧、八戒，都變得相貌一般，問他也就說話，叫名也就答應。他兩個却纔放開步，趕上師父。

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，躲離了五莊觀，只是到天明，那長老在馬上搖樁打盹。行者見了，叫道：『師父不濟！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？我老孫千夜不眠，也不曉得些困倦。且下馬來，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。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處歇歇再走。』

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，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，吃了早齋，出在殿上，教：『拿鞭來，今日却該打唐三藏了。』那小仙輪着鞭，望唐僧道：『打你哩。』那柳樹也應道：『打麼。』兵兵打了三十輪，過鞭來，對八戒道：『打你哩。』那柳樹也應道：『打麼。』及打沙僧，也應道：『打。』及打到行者，那行者在路，偶然打個寒噤道：『不好了！』三藏問道：『怎麼說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衆，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，今日想不打了，却又打我的化身，所以我真身打噤，收了法罷。』

那行者慌忙念呪收法。你看那些道童害怕，丟了皮鞭，報道：『師父啊，爲頭打的是大唐和尚，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根！』大仙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『孫行者真是一個好猴王，會聞他大鬧天宮，佈地網天羅，拿他不住，果有此理。——你走了便也罷，却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？決莫饒他，趕去來！』那大仙說聲趕，縱起雲頭，往西一望，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，正然走路。大仙低落雲頭，叫聲：『孫行者！往那裏走！還我人參樹來！』八戒聽見道：『罷了！對頭又來了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，且把善字兒包起，讓我們使些兇惡，一發結果了他，脫身去罷。』

唐僧聞言，戰戰兢兢，未曾答應。他兄弟三衆，各舉神兵，一齊上前，把大仙圍住在空中，亂打亂築。這場惡鬥，有詩爲證：

悟空不識鎮元仙，與世同君妙更玄。三件神兵施猛烈，一根塵尾自飄然。左遮右

攔隨來往，後架前迎任轉旋。夜去朝來難脫體，淹留何日到西天？

他兄弟三人，各逞威烈，一齊攻打。那大仙只把繩箠兒演架。那裏有半個時辰，他將袍袖一展，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，返雲頭，又到觀裏，坐於殿上，却又在袖兒裏一個個搬出，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；八戒、沙僧，各綁在兩邊樹上，將行者綑倒，教把長頭布取十疋來。行者笑道：『又蒙這先生好意思，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！——減省些兒，做個一口中罷了。』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。大仙道：『把唐三藏、豬八戒、沙和尚，都使布裹了。』衆仙一齊上前裹了。行者笑道：『好好好！夾活兒就大殮了！』

須臾，纔裹已畢，又教拿出漆來。衆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，把他三個渾身布裹，漆漆了，上留着頭臉在外。八戒道：『先生，上頭倒不打緊，只是下面還留孔兒，我們好出恭。』

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抬出來。行者笑道：『八戒，造化！抬出鍋來，想是煮飯我們吃哩。』八戒道：『也罷了；讓我們吃些飯兒，做個飽死的鬼也好。』看衆仙果抬出一口大鍋，支在階下。大仙叫架起乾柴，發起烈火，教：『把清油熬上一鍋，燒得滾了，將孫行者下油鍋，燂他一燂，與我人參樹報仇！』

行者聞言，暗喜道：『正可老孫之意。這一向不曾洗澡，有些兒皮膚燥癢，好歹盪盪，足感盛情。』頃刻間，那油鍋將滾。大聖却又留心，恐他仙法難參，油鍋裏一時難做手脚，急回頭四顧，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，西邊是一個石獅子。行者將身一縱，滾到西邊，咬破舌尖，把石獅子噴了一口，叫聲『變！』變作他本身模樣，也這般細作一團；他却出了元神，起在雲端裏，低頭看着道士。

只見那小仙報道：『師父，油鍋滾透了。』大仙教：『把孫行者抬下去！』四個仙童抬不動；八個來也抬不動；又加四個，也抬不動。衆仙道：『這猴子戀土難移，小自小，倒也結實。』却將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，往鍋裏一慣，烹的響了一聲，潑起些滾油點子，把那小道士們臉上。